

阿来这样读书和写作

“我与地坛”北京书市回归地坛

为期11天,共有208家参展商展示展销40余万种图书,设置全民阅读推广区

本报讯(记者吴丽蓉)9月8日,“我与地坛”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,这是该书市在阔别十年后再次回归地坛,将持续至9月18日。

地坛书市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,是知名度、参与度很高的群众性文化盛事。2013年以后,书市改在朝阳公园举办。今年春季的朝阳公园书市创造了北京书市的新高度,广大读者对恢复地坛书市的期望和呼声也越来越高。为满足广大市民文化消费需求,北京市重启地坛书市,作为2023北京文化论坛配套活动,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。

本届书市规模空前,为期11天,展场总面积1.5万平方米,设置八大专区350个展棚,208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40余万种精品图书,再创历史新高。八大专区分别为主题出版展区、北京文化展区、名社展销区、儿童阅读展销区、实体书店展销区、进口原版图书展销区、全民阅读推广区和特色文创展销区。

书市设置的全民阅读推广区,是北京发行集团为个人用户、企业客户、政府机构、社区街道等不同群体提供的定制化阅读推广服务项目。其中,“政企阅读服务区”为政企机构客户及个人提供定制化空间规划、场景设计、图书选品、管理运营、活动策划、职业能力等多维度的组合式阅读服务解决方案;“全龄段阅读服务区”重点展示全年龄段读者阅读的荐书方案与服务项目,为不同年龄段读者提供“阅省心”专属阅读计划;“社区阅读服务车”汇集图书推荐、购买、借阅、便民服务等功能,有效打通社区街道全民阅读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为促进消费,提振信心,本届书市推出免门票惠民举措,各参展商推出不同形式的打折促销活动。市民还可享受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补贴政策,现场扫码领取价值50元惠民文化优惠券包,可与书市现场打折促销活动叠加使用。

新书推荐

体会平凡侠者的一生 走进奇妙的繁花国度



《侠客的日常》 张佳玮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

这是一部以武侠为主题的文化随笔,全书分为际遇、侠情、群像、金古四辑。萧峰、杨过、郭靖、令狐冲、张无忌、楚留香……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武侠人物,作者在命运流转、衣食住行中还还原他们的日常与情感,并以点带面,勾连起丰富的文化现象与世故人情。武侠,每次重读都像在找一个任意门进入虚拟天地。作者与读者一起,以NBA比赛节奏感解读武林实战;以美食家的热爱与好奇,还原传奇故事里的生活质感;赏读这些传奇故事里的日常烟火,体会离合悲欢中平凡侠者的一生。



《猫的可爱是群众意见》 丰子恺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

丰子恺先生欢喜画猫,也乐于为猫写文。他笔下的猫,或陪伴主人读书看报、饮酒作诗,或配合孩子嬉戏玩闹,甚至能够帮助主人招待宾客;虽然偶尔偷食,惹人生气,但可爱俏皮的猫始终与人相伴,共度美好流年。本书精选数篇丰子恺及其女儿以猫为主题的散文,并收录了许多丰子恺关于猫的漫画。这些简单又富有童趣的图画,记录了猫猫们的可爱。这些漫画作品清新自然、纯真温柔又幸福洋溢,一张张地翻看起来,总会让我们会心一笑。



《食菌记》 柳开林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“红伞伞,白杆杆,吃完一起躺板板。”普通人对菌子的认识或许停留在菌子致幻的传说,但山林间那个奇妙的菌类世界,远比我们想象中的精彩。从云南老家山上的菌子,到北京公园、郊区的惊喜发现,本书作者从自身经历出发,讲述有关食用野生菌的历史与文化。菌类的传说、逸事及文化意味,从古至今世界各地人们对菌子的认识,菌类的传说、逸事及文化意味,古今中外的菌类食用史,鸡枞、松茸、见手青的识别与美味食谱,本书“识菌”“拾菌”“食菌”,带领读者领略食用野生菌王国的奇妙魅力。吃其然,更要吃其所以然。



《走进奇妙的繁花国度》 (以)尤元·左著 范晓星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本书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地色彩斑斓、奥妙无穷的开花植物,告诉孩子们如何像植物学家一样识别不同类型的植物,引导孩子去了解各种开花植物的生命周期,并用精美的植物解剖插图带领孩子们走入开花植物的微观世界。正如作者所说,这套书献给所有热爱大自然、喜欢探索、有冒险精神的孩子们。世界很大,万物有灵且美,探寻花田的美妙馨香,感受自然的无穷野趣,是这套书留给读者最宝贵的精神财富,也是被车水马龙包围的我们最需要的精神放松剂。(云外)

阅读提示

阿来认为,在浮华喧嚣的时代,需要读对眼前的一切进行审视和思考的书。他强调读书的连续性,从一本书开始,去追溯它的来龙去脉,去读与它相关的一系列书。

把认真的作品交给认真的出版社

这是阿来第二次来“北京十月文学月”,其中最重要的行程便是与众多作家、评论家、读者一道庆祝《十月》杂志创刊45周年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建社40周年。

《十月》杂志发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的著名作品,比如李存葆的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、张承志的《黑骏马》、铁凝的《没有钮扣的红衬衫》、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等。畅销书《穆斯林的葬礼》的独家版权几十年来都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是这里的“镇社之宝”。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阿来的《云中记》,以及今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乔叶的作品《宝水》,也均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阿来一直把《十月》当作心目中的文学高地。“只有把自己写得最认真、最负责任的作品托付给‘十月’,才是向一个有高度的出版社和杂志表达自己敬意的方式”。

“在我的写作生涯中,到快60岁的时候还能写出《云中记》,我自己是感到安慰的,所以我跟出版社沟通,也得到很好的回应。”这部2019年的长篇小说,是关于汶川地震生命救援的故事,获得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大奖。

阿来认为,自己的写作有点“固执”。他在写作时,不愿意与人交流,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稿子,跟别人交换意见,或者别人试图跟自己交换意见。在作家闭关写作期间,《十月》杂志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做到了不打扰、不试图沟通、不试图影响。对阿来而言,这种包容的编辑态度非常难得。

了。人真正需要的东西,基本上十个手指就能数得过来,顶多再加上十个脚趾,其他的都是可以丢弃的。简单,简单,再简单!”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这样写道。阿来将梭罗对自然的回归视为一场巨大的、长年累月的生存试验,是工业时代的人能否再回到相对原始的简朴生活的试验。

《瓦尔登湖》可能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一本关于美国自然文学的书,这是一本令时代震撼的书。当惠特曼还在高声歌颂美国机器时代的到来时,梭罗已经洞见工业时代灰暗、潮湿的角落。阿来并不否认惠特曼等对工业文明的歌颂,但时代需要一类人走向“月球的一面”,带领人们重新对眼前的一切进行审视和思考,而梭罗正是这类人。

“在浮华喧嚣的时代,需要这样一本书,让我们来重新认知它,重新打量它,最终慢慢进入它。对大部分人来说,这本书好是好,就是太枯燥了,所以读不下去。其实它并不枯燥,它有非常丰富的观察,非常生动准确的细节。不是它枯燥,是我们急躁,我们自己的心不能像梭罗那样,坐在一棵巨大的树下面使自己安静下来。审美需要人有安静的心情。”阿来说。

既见树木也见森林

“如果我读书,我愿意从一本书开始,去追

溯它的来龙去脉,然后去读与它相关的一列书,一步一步深入,这比读一本孤独的书有意思多了。”阿来透露了自己的读书习惯,强调读书的连续性,分享“为生活做减法,为思想做加法”的方法。

阿来讲《瓦尔登湖》,包括之前在十月文学院讲《百年孤独》,其实并没有讲太多书中具体的内容。他认为,“想看的人已经去看,不看的人永远不看”,重要的是追溯这本书的“前世和后世”。

“因为既然是一个文学运动,它就总有始有终,有低潮有高地,有来源有去处,所以我们更多地要把它作为整体的文学运动、文学思潮、文学流派来考察,不可能仅仅凭一本书就能理解这样一件事。就像我们看一片森林,你不能只看其中最大的那棵树,当然它是森林的一部分,但它绝不是森林的全部。”阿来说。

阿来的阅读方法,说起来很简单: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,一本书一本书慢慢读。而对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这句老话,阿来也有自己的理解:“我想它只是一个比喻。”

阿来认为,这并不是说人要天天背着包走,而是要不断深入社会当中、生活当中去——从中得来的人生经验和教训,又可以回到书的世界里,“这样的不断往返之后,会加深我们的体验,这就比从书本到书本要好得多,当然更比不跟书本发生关系又好更多。”



河北秦皇岛构筑新型公共文化空间

近日,家长带着孩子在秦皇岛市海港区青年书店阅读区阅读。

近年来,河北省秦皇岛市为推动城市文化建设,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空间,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,着力培育打造具有城市特色、有颜值、有温度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,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。

据介绍,目前该市已培育“公共书香空间、文化艺术空间、乡村文化空间、数字文化空间、名家文化空间”等五大类新型公共文化空间80个,认定秦皇岛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街区和片区10个。

诗光梦影寄深情

——读唐德亮散文诗集《天地间的诗光梦影》

张器友

唐德亮出身于岭南的一个瑶族百姓家庭,抒写瑶乡、壮乡生活和社会风情,是他得心应手的诗题。打开《天地间的诗光梦影》(河南大学出版社),一股浓郁的瑶乡、壮乡风情扑面而来。诸如瑶排、腊腊节、追天灯、筛新娘、泼水节、扫脚印、长鼓舞、闹年锣鼓,等等,在诗人笔下无不焕发出清新奇美的诗情。当歌唱这些的时候,诗人总是把地域、历史与时代,经由特殊风俗的融合呈现出来。它们清奇美丽却又诚朴厚重,焕发着积极、热情、向上的力量。正因为如此,他被一些研究者称为“岭南民族乡土诗人的代表”。

不过,唐德亮的作品也不只是题涉瑶乡、壮乡生活,而是一个广大的声音焕发的世界。就这散文诗而言,除瑶风壮韵外,其他如履痕处处,热血英魂、心灵底片、春华秋实、童心不老、生态诗情诸辑,大多数诗篇都是抒写瑶乡和壮乡之外的广大天地。他交给接受者的,是一位中华儿女发自内心的对底层百

姓、英雄先烈、人生际遇、自然生态等的倾情歌唱。这其中也有关于革命者和普通劳动者的诗篇,诗人歌唱革命先烈彭湃“汇入历史波澜的壮丽与浩瀚,在澎湃的涛声中永恒”(《写给彭湃》),歌唱劳动英雄向秀丽“花一样的青春,披着烈焰的身影,在历史的影像与记忆中定格”(《烈火英姿》),歌唱架线工“手中流出神奇的弦索,流出无声的旋律,流出缤纷的情思”(《手中流出神奇的弦索》)……这些题材,在唐德亮这里重新焕发出灼人的光芒。

散文诗不同于散文的地方在于它是诗,不同于自由诗的地方在于它兼取了散文叙事的某些功能,实现以诗为本体,以散文为属从的抒情要求。唐德亮的这本散文诗选,让人体会到他自觉信守了散文诗创作的精要,实现了具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创造。他的散文诗,由于散文体式的介入,形式更见自由,并且没有了形式上的押韵,不大讲究“外在律”。但这不是没有音乐性的追求,他是靠了诗情内在的韵律的弛张起伏,来求取诗歌的音乐性。他遵循情感逻辑和诗歌表达要求,诗歌结构自由舒放,调控有致。他的那些优秀

的作品,总喜欢选择一个生活小故事或生活场景,在叙述(含议论)中抒情,充分展开内在情感的起伏,并且经过适度的把控,最终实现诗情和理趣的抒写与升华。《瑶排》《古韵》《壮乡追天灯》《瑶东的早晨》《喀纳斯湖》等,都大抵如此。

这种艺术有机体,来自生活,得散文体式之助,生活气息浓厚,多数篇章都具有风俗韵的美感,但诗人并不满足于此,他是要特别进行一种主观性极强的意象营构,是要创造一个气韵生动的意境。《古韵》唱述壮乡“野火节”,夜晚一群壮家汉子在老人的号令下挥舞火把烧毁了黑屋。在简约的叙述过程中,诗人唱道:“再添一把草,让火的精灵与火同舞,舞出火的影子,火的性格”,最后又唱道:“摸黑回家。没了火把,他们也不会走错路。因为,人人眼中都有一束火,它会引领他们走过黑暗,走进自己的门楣。”显然,诗人交给我们的是一幅风俗画,又是一个蕴含了生命激情的意境,一个整体性象征,他由一场具体的仪式抒写了壮家儿女告别黑暗、拥抱光明的奋发精神。

程永新首部长篇小说《穿旗袍的姨妈》修订出版

“我希望把一些年代的东西记录下来”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“我不想把这部作品变成一本简单的成长小说,一本简单地把自己过往经历诉说一遍的小说。我希望通过淡淡的忧伤、情绪的流动,把一些年代的独特东西记录下来。”对于被称为半自传小说的《穿旗袍的姨妈》(上海文艺出版社),程永新这样说。

近日,著名作家苏童、李洱、毕飞宇、王尧一同现身上海图书馆。他们为了程永新的首部长篇小说《穿旗袍的姨妈》最新修订版而来,畅谈“青春里的文学,文学里的青春”。

程永新最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《收获》文学杂志主编,他是很多著名作家背后的那个人。从1982年走进《收获》至今,40多年间,他推出了写进文学史的“先锋专号”,经手发表了余华的《活着》、苏童的《妻妾成群》、贾平凹的《秦腔》、李洱的《应物兄》等名作。当然,他也是作家,在长篇小说《穿旗袍的姨妈》《气味》之外,还有小说集《若只初见》《到处都在下雪》。

“程永新一流的文学编辑,人们可能因此忽略了他写作的才华。”如毕飞宇所说,“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面对他人,把一部分时间用于面对自我,他在写作上所花的时间比我们少。但不管时间的多和少,一个小说家的能力,一个小说家的才华,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阻挡的。”

《穿旗袍的姨妈》初版于2007年发布,讲述的是没有父亲的男孩骆驼,和母亲、两个姐姐寄居在孤僻古怪的二姨妈篱下,从小习惯蜷缩于自己的小天地,“恰似一个飞行员蜷缩于机舱内浮游在大千世界浩瀚天空”。少时遭际里,动物般的男孩、水果般的女孩,在偶然的交汇碰撞后,依旧要踏上各自的孤独旅程,也注定要背叛二姨妈的厚意……

作品发表后在文学界获得热烈反响,余华曾称这是“一部简洁而博大的长篇之作”。评论家程德培对这部小说也给予了高度评价,“十几年了,我几度重读这部小说,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,每次都会引起我对‘如何叙述上海’这一命题的思考。”

毕飞宇注意到,《穿旗袍的姨妈》里有一个黑洞,这个黑洞有关父亲,男孩骆驼的成长始终围绕着那个黑洞在打转。“这个黑洞是小说的阴影,也是小说的灵魂。”苏童说。李洱同样注意到小说中父亲的缺失,这一缺失使得一个男孩的成长失去了具体的、直接的反抗对象。

程永新坦言,当初写《穿旗袍的姨妈》时,在成长小说的外壳下面,他主要思考的是两个问题:一个是他与上一辈人的关系,一个是人的故乡、人的原乡在哪里。“生在上海,你从来觉得自己是没有故乡的。因为上海太繁华、太喧嚣,哪怕是特殊时期,也是人山人海。”他说。

尽管小说的结尾处理得很淡,苏童认为整部小说有一种非常悲怆的气味。为了安葬二姨妈,全家人去了母亲的故乡,但最后程永新写,当骆驼坐着火车回上海,他路过了父亲的故乡。“我们真正所说的中国的故乡,在他的字典里是‘路过’。这个‘路过’背后的悲怆和辛酸,背后的一个人的历史,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民族史的一部分。”苏童说。